

孫淵如先生全集

問字堂集卷三

孫星衍撰

雜文三

日纏考

列星謂之星二十八星謂之宿亦謂之舍其分十二宮謂之次亦謂之脣亦謂之纏俱以日月會于其星而名之宿者周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公彥釋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卽名宿管子五行篇云經緯星歷以視其離月令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宿謂二十八宿離讀如月離于畢之離鄭康成解爲掌天文者相與宿偶非也舍者天官書謂二十八舍脣者其字從會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語有辰在斗柄之言纏

者呂氏春秋云月纏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高誘注纏舍也漢書律歷志云日月初纏星之紀也孟康注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紀而又周之按今俗書作躔也舍二十八而次十二故律歷志言五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据言宿言次言舍言纏則紀日至其宿中之名故月令言日纏曰日在某宿淮南曰星建是古人不言日在某宿第幾度假令角宿二星南北相距亢宿四星又與角相距日至角二星之中則爲纏其出角宿而未至亢宿之間則爲天度不得謂之在角度亢度也後人所紀纏度則異此矣考十二辰之分星子宮得危虛女三宿丑宮得牛斗二宿寅宮得箕尾二宿卯宮得心房氐三宿辰宮得亢角二宿巳宮得軫翼二宿午宮得張星柳三宿未宮得鬼井二宿申宮得參觜二宿酉宮得畢昴胃三宿戌宮得婁奎二

宿亥宮得壁室二宿考爾雅以角亢爲壽星斗牽牛爲星紀營
室東壁爲姬訾奎婁爲降婁其云析木謂之津韋昭注周語以
津爲天漢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明女
虛危爲水在子宮尾箕爲木在寅宮是丑宮無女寅宮無斗則
亦無其度明也試仰觀天文亦是四正三宿相距爲近四維二
宿爲遠益信分十二宮當從古法至漢天文志始以婺女七度
在星紀奎四度在諏訾胃六度在降婁畢十二度在實沈柳八
度在鶉首張十八度在鶉尾氐四度在壽星尾九度在大火斗
十度在析木日未至其宿或已出其宿而皆以爲在其宿之度
于是何承天以堯冬至日在須女近人又謂元以來日在箕蓋
緣冬至日在星紀宮或未至斗牛二宿卽以爲在箕宿之度是
何與所以名宿名纏之實大相違背也古之小學教之數與方

名漢時學僅學六角五方書計之事六書制字命名之義無所
不該自宋人忽名物象數而講求性理空虛之學後世之言歷
算始不能通知古書矣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
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
字間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
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
謂明白据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宏景手書之本自梁以
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晉見之故其說藥
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
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

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
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畧中書也
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
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
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
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
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
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
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宏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
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
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僊諸家
俱有神農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

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吳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尙存六卷

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
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學
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錄
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畧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卽
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于三百六十
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
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
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
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据素問首
言以妾爲常以酒爲醬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志
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人則俱不得疑經矣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愚僅取大觀本割裂舊文妄加增駁迷誤後學是書集成庶以輔翼完經啟蒙方伎鈔胥之任匪有發明畧以所知加之考証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下經是古以玉石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改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若此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畧太平御覽所引神農經或云問于太乙子或引太乙子云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錄

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瘡爲癰創爲瘡淡爲痰注爲
蛀沙爲砂免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据古訂正勿嫌驚俗也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七日撰于都門官菜園上街寓
舍

畢原畢陌考

畢原在渭水南周文王武王周公之所葬今長安縣西南二十
八里是也畢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之所葬卽今咸陽之陵
見諸書傳甚明其誤自宋人始考渭南之畢先見于詩毛傳云
畢終南之道名也其名最古史記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
東南杜中趙岐注孟子云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臣瓚注漢書
云畢西于豐三十里裴駟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
兆長安鄠聚東杜中也終南山豐水鄠聚杜中皆在渭水南卽

知畢原之所在故括地志云周文王墓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書序云周公葬于畢是也萬年卽今咸寧縣是漢魏六朝唐已來俱以文武周公葬在渭水南無異說也畢陌在咸陽是古畢國左氏傳畢文之昭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西北書正義引晉書地道記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元和郡縣志云咸陽縣畢原卽縣所理也左傳曰畢原酈卹文之昭也以此知畢國在咸陽郡縣志特誤名陌爲原顏師古注漢書云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按唐時長安西北四十里地入咸陽師古當亦謂咸陽之畢國秦本紀云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斐駟引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又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

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

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一作十一作里

俗名武王陵非也此唐以前皆謂咸陽陵爲秦文王武王葬處

之証唐咸陽卽今縣治在渭水北與渭水南之畢原相去甚遠

原其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人地名相同畢原與畢陌周文

王武王與秦文武王易譌也一以祠爲墓地形志石安有周文

王祠魏石安卽今咸陽後人以歷代祠祀之所在適得秦陵因

而封殖其處若陳州府城內之伏驂臺誤爲伏驂陵丹徒九里

鎮之季子墓反以爲季子廟矣一以求文武周公葬處不得劉

向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邱隴之處秦始皇開長池卽漢昆

明池正在豐鎬之間文武周公之陵益以淪陷則是秦漢以來

已無墓祭之處後人始誤指咸陽之秦陵以當之矣一以文字

傳寫之誤長安志引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葬畢陌
南北考自唐以前無此說不應出于三輔故事或是宋敏求引
畢原字誤爲畢陌也周公之墓必附祖父括地志旣以文王武
王墓在萬年縣畢原又以周公墓爲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
畢原上此必史記正義誤引其文元和郡縣志亦承其謬也緣
此五誤考古者傍徨無据然程大昌雍錄猶能辨之文獻通考
旣云在咸陽又引括地志在萬年云云則自相矛盾尙書云三
人議古今作古則從二人之言不得以爲好古之過矣以秦文王武
王陵爲周文王武王陵實始于宋開寶時定祀典太平寰宇記
云咸陽縣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皆在縣北一十五里宋敏求長
安志因之然寰宇記猶云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成王
葬周公于畢是也是尙知周公葬在渭南自明以來始無復知

文武周公之葬實在渭水南矣季札云魂氣無不之聖人陟降在天不獨歆祀于葬處但考古之士宜有是非之心世之謬讀書者固勿疑吾言爲驚俗可也

昭陵陪葬各位考書醴泉縣志後

昭陵陪葬各位載在陵廟記唐會要長安志文獻通考石刻昭陵圖及醴泉縣志近人讀禮通考諸書長安志云案陵廟記圖然所載陪葬諸臣各位差舛恐未得其詳更須參校乃善敏求此言蓋其時未暇考史也陪葬各位當以會要長安志爲本而証之史蓋二書最先出文獻通考及方志讀禮通考皆因之會要所記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二人丞郎三品以下五十人功臣大將軍五十七人校諸書爲簡核然考宇文士及陪陵見于新舊史契苾何力公孫武達陪陵見于新舊史及

方志而皆不載是其疏也。豆盧承基或作仁業，或作承業，字多不同。舊史云：豆盧欽望父仁業，宰相，世系表作承業。京兆金石錄有碑作承基，嘗見萬年宮碑陰題名，正作承基，則是一人。字作承基者是，而會要已有仁業。又有承基，又前岑文本云：并男景倩。後文有岑景倩，是其謬也。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以蕃王附葬，見于新舊史。其薩寶王贊普，卽劉書吐蕃傳所稱贊普棄宗弄讚。高宗授爲駙馬都尉者，新羅王女真德，卽新羅傳王善德妹真德。永徽元年大破百濟之衆者二人，但刊石像形于昭陵元闕之下，而以爲陪陵。又其謬也。岑文本云：并男景倩、房光義云：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房光敏云：并男閩州刺史誕。是明其附葬。今考馬觀載子載周子孔元、惠志、約子志、約穎達子姜晦及皎、遐子遐簡子簡、確子唐嘉會、儉子魏叔玉、徵子豆

盧真松承基子承基寬子蕭業銳子李政明李咨師靖弟尉遲
寶琳敬德子阿史那道真社爾子楊思訓恭仁子此皆無奇異
功績直附其父故不得與陪陵同史例不載而會要列在陪葬
不云并男又其謬也其時有功臣子弟實又陪陵而非附葬者
若蕭銳之不因馮程處亮之不因知節史則載之亦不可不知
也江夏王道宗卒于象州新書云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
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
道宗陪葬或以此時與襄武王琛亦復有功此二人實是陪陵
當次在諸王末而與承郎同列又臨淮公李規瑯琊公李珍常
山公李脩皆越王真子千金公李俊曹王明子李之芳承祖子
承祖煜子煜蔣王惲子中山王李琚休道子休道亦蔣王惲子
此數人皆應附諸王而與陪葬諸臣並列又其謬也至以瑯琊

王冲爲駢蕭守業爲蕭業之類或由字誤不足論已長安志于公主中增潯陽汝南常山妃嬪中增寶卿妹石塔宰相中增杜如晦丞郎中脫姜晦增段倫長孫璿安康伯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震功臣大將軍中無李思摩薛寶王讚普新羅王女真德而增王愔劉宏基牛進達公孫武達阿史羅什鉢苾梁倣阿史那社爾仇懷古賀拔儼楊思訓姜昕文獻通考用會要文亦增賀拔儼楊思訓姜昕考李思摩舊史稱其封懷化王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公孫武達新舊史皆云陪葬牛進達雖史無陪葬事而有佐命之勞見秦瓊傳或史闕文師訓恭仁子或附其父則其所記實足補會要之缺矣若杜如晦陪陵新舊書皆無案舊史云貞觀七年十二月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太平寰宇記萬年縣

杜如晦墓在縣南三十里大趙邨則非陪陵明也阿史那社爾
已見駙馬都尉王愔卽揭王愔已見諸王輔國大將軍劉宏基
卽夔國公劉宏基已見丞郎又見功臣阿史那什鉢苾卽突厥
利可汗阿史那什鉢苾亦在諸蕃君長昭陵刻名之列而誤以
爲陪葬此其謬也至所紀諸臣官位亦多與史不合然則會要
長安志及文獻通考得失可考見矣近人作讀禮通考大都據
京兆金石錄碑凡唐臣葬醴泉者則皆以爲陪葬蓋乎宮耀亮
之言乙速孤父子墓在此于邨九嶼山後三十里不在文獻通
考所指一百二十里墓田之內安得謂之陪葬也又其重出者
前有寧州刺史竇義節後有寧州刺史賈義節前有牛伯偁後
有于伯億前有原州都督李正朝後有原州都督李政明又不
知張大師爲延師之兄而云張俊允子無大師又以俗本文獻

又仇懷吉作仇懷古琅琊王冲作駢岑文本子景倩作方倩云
易字之誤李容師作容師如此之類抑亦疏矣縣志之長仇懷
古作吉同萬年宮碑陰題名公主中多三人妃一人同長安志
其載盧赤松西平王安實補諸書所無然誤閭立德爲立本牛
進達爲申進達孰失善爲龔善劉宏基爲宏真又誤入薛仁貴
之類舛錯甚多今悉正之其范文光周錫圭諸君所考大都長
短互見亦擇其善若宇文士及倍陵與金石志蕃王刻石之考
証則星衍有力焉前人未之及也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台雜上下二篇爲一則
爲七卷見七畧

史記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諸家

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

卷二

玉海四作
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

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
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
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
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竊去周之齊見晏子家
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採錄諸
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敝善惡
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
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
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羆而再搏乳虎後漢書
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憊倦意林作居陋巷諫
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爲善

此漢書字爲善又誤讀其句

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

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居箋訓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爲駕八非制則當爲誠慎之義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適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卒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攖罪

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
仕作事引左傳蒞利生孽蒞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
補益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
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
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
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
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
通春秋者編年紀事之名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
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刺取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
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其號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
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
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

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故書不可考矣惟萬歷間沈啟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說苑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畧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

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
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
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墨子後序

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
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
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畧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
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
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邈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
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
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
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明

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耒耜而襍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畧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

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畧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益難句讀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

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畧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廬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因以荀子孔叢說苑諸書及唐宋人所引墨子佚文屬先生附于書後至開元占經多引墨子占驗災異之詞疑不在此書故不具錄太歲在癸卯十二月撰于

關中節署

孫子畧解序

古兵家言存者惟太公六韜司馬穰苴吳起及孫武書今本六韜與唐宋人傳注類書所引已多乖異司馬法吳子又無古注惟孫子有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賈林張預孟氏何氏王皙梅堯臣十人注本存道藏中後有滎陽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或是其所合予以魏武注最古故鈔撫專行之孫子生於敬王之代著兵書以見吳王闔閭史記列傳稱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藝文志解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合圖爲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

卷卽圖也鄭君注周禮稱孫子八陳有車之乘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是已吳王唯稱十三篇据其文言之耳杜牧以爲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敘云撰爲畧解蓋言解其大畧疑杜牧誤仞此語爲魏武刪削爲十三篇也今考潛夫論引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今無是故智以折敵已下文或是潛夫述其義又無云敬也或是脫文不可以爲今本非孫子全書魏武已下十人注見隋書經籍志有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新唐書有孟氏解孫子

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二卷陳暉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卽道藏所合諸本隋志又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梁有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沈友見三國志今注俱不傳通典所引有云王子曰當卽凌也藏本又引杜佑注亦出通典蓋佑集諸家之說非自注也通典引孫子故曰深艸藪穢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沛澤沓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今本亦闕通典太平御覽又引行軍篇軍旁有阻險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蔭注云蔣者草木之叢生也今無蔣字及注是皆俗本之脫誤今律武科以武經命題試士作論一篇孫子書預其一閭里師不見善本或以已意詭更正文又見文科以禮記命題流俗至簡省經文以便尋誦此書傳述尤少儒家或束而不觀如遇

俗儒鄙夫刊落舊文不可得復大可懼也故犁爲二卷以詒知者又覽玉海書錄解題僅稱魏武杜牧所注則王應麟陳振孫未見孟氏李筌陳皞賈林諸家之說此本良可寶世之好事復有意刊行之來者之幸也

天官書考補序

司馬氏世掌天官學于唐都遷著天官書誠如司馬貞所說多取石氏星經其書分經星爲五官中曰紫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云此天之五官部位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官者所以司賞罰高誘注云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似爲天官書所本而推淮南以紫宮爲北大微爲南軒轅爲中咸池爲西天阿疑爲東或

卽天市非昴西之天阿一星也又與遷書以紫宮爲中宮者微
異天官書以招搖天鉞賤人之牢三台諸星在中宮侵入東宮
之位者考呂氏春秋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心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顯天其星
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柳七
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轸是角亢氐之度古以爲中央史遷
猶傳舊說也巫咸甘石三家則僅分中外官不云五官以在二
十八宿已內之星爲中官以外之星爲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
又與史遷異史遷旣取石氏之文以爲書其二十八舍但言星
位不記星數餘則稱其數者以二十八舍人所盡識故畧之至
東壁二星見于黃帝巫咸甘石諸家天官書中又有云營室至

東壁并州而北官獨缺班固天官志亦無增補疑史遷不如是之疏傳寫者脫其文矣

余有丁以爲太史公以單星壁爲壁非

其五官中所不載

星名見于黃帝占三家者甚多或如所云因其占驗凌雜米鹽故著其犖犖大者或以東壁例之是其缺畧均未可定今三家之書旣亡而隋晉二志猶述其星名且如傳說見莊子天皇大帝見緯書其名在周秦間漢建武三年有星孛于天紀初元二年客星居卷舌東建始四年歲星居關西四尺所其星見天文志史遷何以不載大可怪矣復有三家謠傳復出之星古所應無者如天官書云天極星傍三星三公今則有兩三公書又云陰德或曰天一今則天一與陰德爲二黃帝云梗河卽天鋒石氏云梗河卽天矛今則分梗河天鋒天子爲三黃帝云七公卽天紀今則分爲二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

提今則于兩攝提外增周鼎三星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
天門今又有天田天門各二星天官書胃爲天倉今增天倉六
星書又云昂畢間爲天街言無星處今增天街二星書又云危
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今增蓋屋二星哭泣各二星書又云王
良策馬策非星名今增策一星書又云人涉水漢志作目人涉
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今增人五星黃帝占云瓠瓜一
名天雞今有天雞三星又杵臼疑卽敗臼離珠疑卽離瑜占驗
畧同如此之屬不可勝舉或三家不誤由後人分析其文流傳
復出使然但隋唐以來相傳旣久不可更正矣經星分五官各
屬五行緯星犯之卽以五行生克爲占驗古人所以知天在此
不盡以人事附會而後世作步天歌分五官爲三垣二十八舍
盡改古法鄭樵通志取之可謂陋矣由隋唐以來禁讖緯占驗

之書故通志載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云今存三卷知唐宋人不見黃帝占及三家星占故張守節司馬貞注天官書亦不能悉史遷根據之所在予初入翰林奉

勅校理

文源閣祕書盡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題云瞿曇悉達撰中引黃帝諸家之占抱朴子所云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詳矣其書皆在焉因疏記其足以証發史遷者爲天官書考二卷錄三家星名爲史遷所缺載足徵隋晉志所本者爲天官書補一卷合爲三卷其星依附史遷五官之舍相違不遠分爲五部復因三家中外官次序存其舊又畧其占驗之語隋志載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前人之信而好古如是後有同志庶知吾書之不

可廢其後世星名史遷所不應有者不錄焉若西人俗名之星文不雅馴摺紳難言之不足以誣吾考古之書也

帝堯皐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禮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古之說雖見于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皐陶稽古之說周書賁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

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
載鬼谷子捭闔篇云與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
爲同天王逸繇靈光殿賦云與若稽古帝漢張載注若順也稽
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論法德
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
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攷莫
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仰
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
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長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
爲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并太昊少昊言之于
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爲

帝孔子嘗宰予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
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若歷象卽黃帝
旁離日月星辰帝舜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
立五行起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
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敬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
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
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
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
命舜之美事在于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法天故曰熙
帝載曰諒天功也皐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
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皐陶謨
稱天工人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

帝皆臯陶輔翼成之故與堯同蒙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
解之者臯陶非帝鄭注以臯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
莫大于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
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
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
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
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証反古之道之卽謂
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吾見友人江叔灃注尚書以堯
稽古爲同天以臯陶稽古爲順考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說前
後岐說故作此文以寄之江君著尚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
無可議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既與馬鄭殊如其言則夏

之史臣不宜稱臯陶爲古其書雖行似此臆說甚多更不足辨

問字堂集卷四

孫星衍撰

裸文四

文子序

黃帝之言述于老聃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真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荅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案書稱平王并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

書有云老子學于常縱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于舌而先弊故
孔叢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
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卽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時無
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爲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
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爲
辛計然之字而爲其師當可引据范蠡之學出于道家其所教
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遺大夫種書
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卽計然無
疑李善徐靈府亦謂爲是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
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
著書成于食時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疊出今案文子云神

將來舍德將爲女居容與舍居比則言容受淮南作德將來附
若美是誤讀容爲容色文子云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
敗足以滅身淮南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
滅身增不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
葉茂者害其根蓼蓼讀如核與骨爲韻淮南作根莖則韻不合
文子云天地無私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淮南作日月
無德也故無怨也取日月以儷天地而殊無義文子云下之任
句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也淮南作下之徑衡
直誤讀其句而改其子文字云勑之爲編也或爲冠或爲紱淮
南作鈞之鎬也直認勑爲鈞其義淺劣文子云譬若山林而可
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言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
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廣淮南作譬若林木無材而可

以爲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義不贍文子云以禁苛爲主淮南作以柰何爲主則形近而誤若此之屬不能悉數則知文子勝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据之本由當時賓客迫于成書不及修辭達意或有非賢厠于其列襍出所見聊用獻酬羣心又怪其時漢之闕庭無能刺其齟齬古今好學之士久已稀覯也賴今文子具存可得援証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狂爲狂者與文選注引文子羣臣幅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也是湛注列子亦注此書而目錄家皆缺載新唐書藝文志玉海俱稱元魏李邕注本今不傳玉海又稱有朱昇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靈府本題通元真經默希子注及杜道堅通元真經讀義靈府道堅空疏無所發明而高誘注淮南諸篇則可引證此書也文子書既稱黃帝之言神農之

教則其學有本孔子聖人禮傳多稱聞諸老聃漢庭諸儒賈生而已其稱日中必昃及服鳥賦多用黃老之言是道家之學通于儒術者矣計然者名倪亦名鉶然倪鉶音相近字之異也

答袁簡齋前輩書

兩奉手書具承存注侍生平知己之感莫先于閣下自束髮知詩閣下卽許以奇才之目掄揚于當道之前一登龍門得盡交海內倜異之士何敢一日忘之然閣下負天下之重名後進奉其言以爲法閣下有爲而言聞者不察或阻其進學之志亦不得不獻疑于左右也來書惜侍以驚采絕艷之才爲考据之學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据是也侍推閣下之意蓋以抄摭故實爲考据抒寫性靈爲著作耳然非經之所謂道與器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器者謂卦爻象象載

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待少讀書爲訓詁之學以爲經義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書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始知倉頡爾雅之本旨于是博稽鐘鼎款識及漢人小學之書而九經三史之疑義可得而釋及壯稍通經術又欲知聖人制作之意以爲儒者立身出政皆則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推十合一之數而後知人之貴于萬物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于諸子百家雖未遽能貫串然心竊好之此則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學閣下奈何分道與器爲二也來書又以聖作爲考据明述爲著作侍亦未以爲然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爲二何者古今論著作之才閣下必稱老莊班馬然老則述黃帝之言莊則多解老之說班書取之史遷遷書取之古文尚書楚漢春秋世本石氏星經顓頊夏殷周魯歷

是四子不欲自命爲著作又如管子之存弟子職呂覽之存后稷伊尹書董仲舒之存神農求雨書賈誼之存青史氏記大小戴之存夏小正月令孔子三朝記而月令一篇呂不韋淮南王小戴爭傳之哀公問一篇荀卿大戴爭傳之文王官人一篇周書大戴爭傳之他如禮論樂書勸學保傅諸篇互見于諸子不以爲複出是古人之著作卽其考据奈何閣下欲分而二之前人不作聰明乃至技藝亦重考据唐人鉤摹蘭亭敘內景經不知幾本宋元畫手以絹素臨舊圖爲其便于影寫故流傳畫本皆有故事今則各出新意以爲長古亾是也至閣下謂考据者爲趨風氣則又沒人之善漢廷諸儒多以通經致高位唐亦以射策取士後世試士第一場用四書文試官之空疏者或不以二三場措意然則從事于考据者于古或有干祿欺世之學于

今必皆篤行好學之士世人方笑其學成而無用閣下又何以爲趨風氣乎古之書籍未有板本藏書賜書之家不過一二名士大夫如權醕然士不至其門則無由借書故嵇康就太學寫經康成從馬融受業其時好學之士不登于朝不能有中秘書蓋博引爲難宋時書籍既有板本值汴京淪喪金無收圖籍如蕭何之臣南遷諸儒囿于耳目今覽北宋類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所引諸書南宋已失之朱晦菴王伯厚號稱博涉其所引据亦無今世未有之書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書甚多及釋道二藏載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觀而鐘鼎碑碣則歲時出于土而無窮以此而言考据之學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爲列代考据如林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且洪範九疇陳于武王則文王未必知周志穆傳出千攸冢

則孔子所不見人者與天地參孔子云當仁不讓于師孟子云有爲者亦若是豈有中道而畫之時哉閣下以待爲韓愈可惜其一枝好筆爲愛侍太過之言則可耳侍誠負閣下之知苦文不逮意故率弃之不惜若謂其官階漸進當尊主隆民不可雕蟲自累則非知侍者孔子云學優則仕漆雕開云斯未能信侍正恐經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所以言者侍非敢與前輩矜舌辨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閣下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他日詒儒者之恥如劉歆所云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杳冥而莫知其原故作此書以廣其意幸終教之不以爲罪也

附荅書

枚拜覆淵如太史足下前月接手書爲考据二字反覆辨証適霞裳在坐讀之笑曰不過要騙老人荅書以添兩家集中

文字耳僕亦茫然其時猶在欲答未答間也不料次日卽患
間日之瘧欲以尊作解頭風而頭風愈甚何也不甚領解故
也譬如以鐘鼓享爰居爲混沌開眉目不但不能歸依亦無
從駁辨方信漢景帝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元微之云
鳥不駕馬不飛不相能何相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有味
哉其言乎亦惟有唯唯否否將尊作以如意帖之而已昔者
溫公與蜀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
也終身不與談繫詞考亭與東萊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詩
疏僕與夢樓姬傳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禪一則至今
不與談地理皆君子至交之道也日前勸足下棄考据者總
爲從前奉贈奇才二字橫據于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詩之文
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于考据蓋晝長則夜短天且不能

兼也而況于人乎故敢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為然則語之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入十翁披賦顏恰抱左傳逐康成車後哉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視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之知己待僕可也如再有一字爭考據者請罰清酒三升飛遞于三千里之外何如來札說奇中丞選近人古文此信非也老人有隨園隨筆三十卷因五十年來看書甚多苦不省記擇其新奇可喜者隨時摘錄終有類於考據不過為自家備遺忘資談鋒耳若刻以示人便是出爾反爾行與言違徒有益于人轉無益于已即使盛行于世亦不過容齋五筆因學記聞之類而已奇中丞見而愛之將代為刊刻僕苦辭得免請將此刻費選刻近人散駢兩體古文之未開雕者發潛德之幽光最為功

德業奇公應許柰數年來搜羅甚難抄寫又難畧纂數卷迄無成局若得如足下所舉王孝廉者爲將伯之助豈不大妙然老病纏身須天假之年方不至終成畫餅耳榮鐵齋中丞素無一面記有外甥王健菴誦其佳句云風自旁來無順逆水當漲處失江湖僕擊節不已采刻詩話中已十五六年矣刻下從君處接到中丞名紙一函君子謙謙行先施之禮禮無不荅故草數行具門狀奉報求足下轉獻焉附上詩話一部並希轉致自壽詩十章附呈一笑高興見和一二首不必次韻也

邠州志序

志凡二十五卷分部二十五初故知州王朝爵屬星衍撰此志兼有三屬縣已成四卷旣而三屬縣各請自爲一書故此書卷

一至卷四并及三縣卷五已下專志州治直隸州志之例古無所仿若專志州治者實當稱爲直隸邠州州志今不可一書異名也邠州多古蹟可與經史相証左舊志荒畧所載故實不著原書今悉正其譌謬又以考辨地里數事揭于篇其一幽亭按許氏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幽美陽亭卽幽也民俗以夜市有幽山考幽亭及國當在漢漆縣是今邠州三水之界故地理志曰枸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杜預曰幽在新平漆縣東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劉昭注郡國志漆引帝王世記曰有幽亭括地志曰幽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幽國公劉所邑之地則書傳所稱寔不得在美陽也美陽今武功縣又在邠之西南相去甚遠蓋許君因太王遷邑于此而誤地理志則曰美陽中水鄉太王所邑是已許于邠字

當云公劉國在右扶風漆

句

至周太王邑于美陽關漆亭則得

之矣其二汭水按爾雅西至于邠國謂之四極說文作汭云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今三水分水嶺卽汭水嶺蓋聲之譌分又爲汾初學記引水經注曰鄜州有汾水嶺卽此也其嶺實子午山之別麓然則今汭水卽古西極之水無疑矣金史地理志又有潘水疑亦聲相近汭汾潘皆一水也其三女郎山按太平寰宇記三水縣有女郎山案西山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太平御覽引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元和郡縣志曰洛原縣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曰洛蟠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是其山從慶陽府東南直入三水卽山海經之白於山無疑也洛水今亦逕三水又可証矣其四漆水按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

東過扶風漆縣北以水經驗之卽邠州所理是也漢志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水或恐白土是漢之漆也今鳳翔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麟遊縣東南亦有一漆水非漢之漆案樂史此言實本元和郡縣志可爲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矣所引水經注今本無文若如所云則誤自酈道元也夏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旣從是以漆沮爲從入渭則是今麟遊之漆至臨潼入渭一名石川河者是也麟遊唐普潤縣漢漆縣地故班固曰漆漆水在縣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漆山漆谿東入渭此真漆沮旣從與詩自土沮漆之水自漢至今相傳以爲入渭未聞以入涇之水當之也其五豳國按周語祭公謀父曰我先君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韋昭曰堯封棄於郃至不甯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兩接戎北

近狄也是國于邠者不啻史記周本紀曰慶節立國於豳匈奴
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以爲慶
節又爲公劉一書互異地理志曰枸邑有豳鄉公劉所都是同
史記列傳以理斷之祭公言最古不啻國于豳說爲長也其六
師曠冢按郡國志漆劉昭引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太平
御覽引皇覽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民人不敢上其
山今志無此冢及山惟州東十里有司空山古音空曠相近當
卽是也方志以考据存文獻關中甚稱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
述之體徒以文筆簡要爲長予不敢襲其弊也乾隆甲辰冬十
月二十一日陽湖孫星衍自序

與段大令 若膺書

往年得手書並寄示家文介公遺象亟裝背成軸以藏家祠感

銘無似頃晤令兄同年知足下溥遊江淮擇地養靜想見著書之樂僕趣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舊業襟以人事恒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前去新附字與孫緬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灃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

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
毆爾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
考又史字爲束縛梓拙則卽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
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
則顧氏尤䟽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
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僊僊仙人也之類得讀
僊斷句而以僊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寧
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毫戰皇甫謐云毫王號湯西夷之
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毫非尚書毫
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僊師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从高
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
省毫王之毫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

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之磻及藏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收也玉篇則以祿爲秋田祭字與禰同則知禰卽禰譌字繫傳又云儼見也則覲古或作儼而集韻則以覲同覲說文自有覲字藏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句敕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磻正作石踏磻字相傳有敬訓論語蹶蹶馬曰恭敬磻爲踏無疑矣爾雅斲木据高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斲卽斲字其据据天官書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据卽張字此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于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事如鬥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从禾聲稀从希聲禾當是古文禾卽殺字也希當是耑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

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卣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亼古文肱字龜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甲中畫象頭窻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官星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于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尸徐鉉音女尻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从尸得聲尸卽尸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

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車合軼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于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識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楊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

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偽書同立于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于天下也星衍白

荅江處士聲書論中星古今不異

星衍白叔湮先生足下大著尚書垂日月不刊之書也弟猶有芻蕘之獻古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足下不責其妄誠解人也得手書承教甚感見示說文尾交接之訓在屬字下一條尤所心服至謂薛季宣敘稱隸古定書最古可知薛本卽隸古定本星衍不敢從隸古之說出于僞孔序据史記言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尚書漢書亦云以今文字讀之亦無隸古定之語且薛季宣宋人必不能見天寶已前未改之本是其書終不可信唐貞觀時有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云尋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身說又引詔定古文官書圖畫二

形同又引砒底磐丹或造忽媒俱獲厥德王翌日乃瘞之屬乃是開元以前尚書本文足下何不取而視之也至省裁肆赦史記作過赦又得一義公羊二十二年肆大省傳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陸德明曰本或作佚大省此則佚亦過也佚亦爲赦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失當讀佚楚詞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舍也則虞書之肆公羊之跌左傳之失楚詞之施音義相近皆爲赦罪耳柔遠能邇又得一証易宜建侯而不寧陸德明引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更可解能邇爲安邇若鄭氏能恣之說却有一証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態又作能同他代反意恣也謂度人情兒也能字古音近態似邇與鄭意合而不敢用之說經耳足下解中星必以爲古今之異蓋泥後世歲差之說若以爲恒星歷六十九年半而移一度則斗建

將與中星俱移察古人所稱斗指子冬至指癸小寒云云何以至今不異世人所以疑其小異者有二端耳古人言昏不審爲日入之初或兼戌亥二時于文曰氏爲昏鄭注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尚書緯謂刻爲商則似但言日入之初故陰陽書言杓有月月常加戌之語也淮南言禹以爲朝昏晝夜則分昏夜爲二天官書言用昏建之下云夜半云平旦則昏兼戌亥中星斗建一時移一宮旣不知古人之所謂昏何可以定古人中星乎此其一也古人稱斗九星以攝提言攝提六星夾大角則以右攝提視斗建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正也謂攝提正在寅方楚詞云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貞亦正孟言孟春陬言維亦寅方也後人之稱斗七星則以開陽視斗建開陽後右攝提五度淮南時則訓又稱招搖所指招搖與右攝提同古人于

此稍參差後人不知古人言攝提開陽之異又何能以斗建測中氣乎鄙著斗建辨已言其詳足下試以戌時視右攝提所建按之中氣知與古所云斗指子冬至同矣斗建既與唐虞三代同中星又安得有古今之異乎至鄭康成謂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其說尤確以之說夏小正無不通若月令季夏火星中而尙書在中夏葢中夏晦與季夏月朔相去一日中星何能不同月令以月朔頒于明堂宜其書但据月朔不及終月尙書但分四時故總舉一月也夏小正之正月昏參中則又與月令不異得謂之歲差乎信西法者恐識者視斗柄以破歲差之說乃并斗柄而不信之梅氏之學是也通人戴東原亦從其說惜不能起九原而與之言且古法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故素問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是古節氣平分

十五日又準之土炭驗之葭灰其中氣確有證據今則以定氣測節氣而土炭葭灰之法不傳矣此事關西法中法之得失足下細察之卽以覆我兩日抱病又讀臯陶謨得數十條質之足下並望教其紕繆文章天下之公非好辨也

倉頡篇集本序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于隨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迄于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撰爲三卷訓纂解故卽用說文部居

使讀者易于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群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扈揚雄說屢龍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許君云𠂔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𠂔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知說文稱或从卽倉頡訓纂也今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猶稱訓纂云鯁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鄒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杜林書亡見于隨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禠反語實出鄒璞爲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

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壤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据矣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倮倨巨倨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文都由考据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詆籀書爲吏又以八體課最爲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爲業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能通古文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据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平攀音攀塤音塤蚺音蚺諸文六代翻譯禪經惹衣笱笱烏鳩之屬亦多借倉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歟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

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府

吏民文簿滋繁字或不給于是造爲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書

代韜卡代筆授代筆挖代究及怪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

人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恆教者教孝故從孝以

此而言甚于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 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

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旣盛行于時

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据特成于眾手又隨章句成義

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部用章訓強本

蟲也而以爲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麤从同

象持旣而以爲持缶蘭从耑省而以爲市聲有長于說文者若

臙臙俱臙也而以臙爲多汁臙爲少汁繪帛也而以爲襍帛續

祭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

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彫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善江寧五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乾隆四十九年太歲在甲辰十一月十日撰在陝西節署環香書屋

荅錢少詹師書論上元本星度

星衍拜復辛楣夫子閣下得手書稱揚其撰述之勤獎借後進無微不至并奉到續刻金石跋考証經史字書中多精意不審聲類一書成否何時刊出先覩爲快星衍近校刊馬鄭注尚書附以逸文自爲敘表庶真古文卅四篇復見于世尚當爲作正

義異時或立于學官得遂賀山之志早晚卽當奉寄又輯神農本草經附以吳普本草師曾見之亦當續刊今律令中有李悝法經存焉唐律曾言之惜不能以經義疏證其文存法家正名之學俟諸異日頃閱五禮通考其于郊禘大典頗未厭心由宋人右王肅而左康成後人祖宋學而背古義于諸經多有窒礙因作三禘考六天感生帝辨似非無益之言俟再寄正也吾師以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謂當時實以太陰紀年竊以爲未是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律歷志云迺目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據元封六年丙子歲甲子月朔日月五星所起之度言之是時日月在建

星則躔在丑宮水星去日半次則歲星本度在寅宮故志云得
闕逢攝提格之歲淮南天文訓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又云甲
乙寅卯木也故天文訓云寅在甲曰闕逢皆其明証此太陰卽
大一亦名大極故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
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亦謂此上元本星度也又考太平
御覽引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
至北方子鄭氏注曰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尚之以
爲始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禮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闕逢
之月歲在攝提之紀是云制禮作樂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
据鄭注引禮緯則以闕逢爲甲月蓋卽甲子月也歲在攝提格
之紀亦謂上元本星度非謂甲寅之年矣王伯厚于此條按大
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

歲畢臘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又云漢太初
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
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之歲而實非甲寅是王伯厚亦知甲
寅非太初年名但不能知本星度之說耳惟史記歷書載改元
詔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
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下歷術
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又云徒維敦牂天漢元年又
又云橫艾淹茂太始元年直至建始四年竟以太初元年爲甲
寅及天漢已下甲子皆與史不相應且有成帝建始年號此書
褚少孫所補矣孟康注漢志云言復得者上元泰初亦是闕逢
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孟康亦
誤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

在丑右行則不言其年是也夫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矣且如詔文下云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陬聚音相近字之異畢陬亦是甲寅之月而下云夜半朔旦冬至安得以甲寅爲十一月月名乎吾師既引鄭氏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而誤謂如歲星在丑則太陰在子蓋與古說不合据徐廣說歲陰在寅則歲星在丑及天文訓天官書推之歲星在卯則太歲在子也師又云晉灼誤以太陰爲太歲似亦非是晉灼所推行三宿二宿之不安星衍已著子篇如以爲誤何能適合乞詳閱之新得周國差器款識云歲成丁亥似可爲咸池與歲並紀年之証而不省咸池何以與太歲同名且閔史記索隱引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

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
訾訾則婢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
所云僖公未詳隋志引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
旦冬至索隱蓋引此文有脫字也

孫叔敖名字攷

為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為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
十二年晉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于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
曰孫叔為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証孫叔為敖之字
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
楚大夫為賈之子是也為賈蓋有二子一為艾獵一為敖字孫
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孔穎達又引服虔云艾獵為賈之子

孫叔敖也杜預亦云艾獵孫叔敖也服虔杜預以薦敖為艾獵
為一人與世本異者因宣十一年傳令尹薦艾獵城沂孔穎達
云此年令尹為艾獵明年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此徒據傳文
推之其實孫叔敖之為令尹史記有三去相而三為相之說何
見二年必是一人且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
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為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
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

募修費縣書院冊書後

費縣多古蹟顯與故城在焉元時創精舍于東蒙之麓名曰東
山書院迤西南有注經臺南城山鄭康成之孫小同注孝經之
所也鄉邑化其風故至今費縣多讀書敦行之士擇里者亦樂
居之按太平寰宇記稱費縣南城山今西上二里許有石室焉

周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又云鄭君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栖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後

孫所作

後字元本作微疑誤

如樂史所云鄭小同避難注經之地俗謠傳

爲康成則今所傳南城曾子山鄭康成墓實侍中小同墓也康成墓蓋在高密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又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墓碑猶存樂史亦云高密縣鄭君墓在縣西北十里又云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詔去墓四十步禁樵採焉是康成墓在彼不在此審也小同以魏時官侍中高貴鄉公尊爲五更司馬文王旣之而卒其孝經注傳及唐代今亦散亡迹其傳家學而殉國難以孔父之忠成宣尼之志魯多君子闕里之化遠矣曾子夏居西河疑

于夫子叔譽游九原流連隨會費邑士君子所由讀書敦行寓公低徊留之不能去者其鄭侍中之流風所染抑大司農學有淵原也先是阮同年芸臺以宮詹視學山左訪古厲石山下謁康成墓因欲葺修祠宇爲設奉祀生一人函書屬子乞都門通經之士出錢書名于碑以志其事時值畢秋帆尚書移節此邦僕以爲鄭康成以經釋經惟聖知聖七十子之後身通六藝一人而已而宋代濂洛關閩大氏取鄭學緒餘以注經猶有五經博士德如康成而反無之急宜請令典以塞學者之望札告尚書會其鎮楚抑而未發頃錢塘周君卜居費縣慨然有修東山書院之志慕僕之好古不遠千里屬爲文通之當道因考舊聞以詒周君俾賀諸學使今撫軍王公爲僕舉主識其雅才好博以典廢繼絕爲念而濟南守徐君又僕之筆硯交必能助成學

使之志倘因侍中遺蹟以葺東山書院又因康成祠宇以建五
經博士之齋則秋帆尚書聞而心服僕此文不爲無益之言矣

